

余蘭妮

交大文化？「很理工」吧！崔教授如是說。

「很理工」通常意味著簡單而邏輯。交大人對於人間事的認知較單純，Common knowledge有時會較薄弱，因此在處理社會關係時，有時難免會顯得突兀，這樣的特質反應在做人處事上，好的方面是比較可愛、直接；如果從另一角度看，這樣的特質卻使得交大人的世界顯得單薄。由於真實的世界是複雜的，雖然把事件簡化未必不好，但在簡化過程中，卻也可能損失一些意義。崔教授進一步說明著，當科技發展到目前這個地步，往往需要更多的創意與變化，若是一味侷限於一己的專業，可能因過於專注而導致對其它事物的無知無感，這對創新是有害而無益的。

一直以來，崔教授的學域都是屬於人文領域，不論是現在執教的傳播所，還是過去的共同科英文，然而她卻一頭栽進交大這個「很理工」的學校十八年，甚至她的另一半——光電所祁姓教授也是資深交大人。長期浸淫在「很交大」的環境裡，崔教授的人文特質無形中也起了變化。崔教授笑著說，「現在我成了怪胎，既不是人文人，也不是理工人」。相較於之前自己所處的人文環境，崔教授覺得交大單純的環境有助於她思考上更條理、更邏輯、更寧靜。對於這樣的變化，崔教授覺得很好，而這也是她喜歡交大的原因。

雖然喜歡交大簡單、直接、邏輯的特質，但崔教授仍然覺得交大文化其實可以更多元、豐富，對事物看法則可以更包容，而不是僅以刻板印象看待一切，認為邏輯就是唯一的法則。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人、事，試著去了解、接受這些人、事的灰色地帶，也許可以開發出更多的可能性，激發自己的創造力。此外，若是能在條理和規則中探索一些模糊、不確定的事物，往往能有另一番體會和樂趣，「豐富而不雜亂，這樣，人生會有趣好玩些！」。

儘管交大正在改變、進步中，但相較於鄰校清大，交大的人文氣息似乎還是微弱些。雖然清大濃郁的人文氣息係其傳統校風使然，但專長於組織傳播研究的崔教授卻表示，「組織是可以規劃、可以改變的」。她認為組織可以被規劃，組織文化當然也可以被塑造，只是這種設計規劃的成效不是一蹴可及，而影響卻是深遠，端視學校領導人

從人文思考面看交大

專訪傳播所所長崔家蓉教授

主題探討

如何設計。崔教授也強調，科技應該與藝術生活結合，才能更美、更趣味也更具深度。從長遠來看，交大若要比其它學校更突出，躋身國際一流學府，這樣的長期投資是值得的。

究竟什麼樣的文化才有「人文氣息」？像清大人每年舉辦自己人的音樂會就是？其實人文氣息的養成並不僅止於此。由於文化的影響是深層的，崔教授認為所謂的人文氣質應從人文思考做起，而初步的實踐也滿重要。例如學校教師及學生可以使觸角往自己專業之外去探索，先從豐富自己的生活作起，在專業研究上也可以與社區有更多更緊密的結合，而不是僅限於科學園區、工研院等產學合作。

近幾年來，交大人文社會學院相繼設立外文系、應藝所、傳播所，以及許多通識課程的開設，確實為交大帶來不同的氣息，交大內涵變得比以前豐富。以傳播所為例，由於傳播所招生時就希望能招收不同領域的學生，增加傳播研究的豐富性，因此綜觀傳播所學生大學的學域，還真是五花八門，舉凡理、工、醫、農、文、法、商皆有。正因為學生背景的豐富性，傳播所學生相較一般交大學生的特質上也有所不同，就崔教授個人教學經驗觀察，她覺得傳播所學生「有趣一點、比較有生命力、較不單調、比較有人文素養」。這樣的情形其實正是一種交流，無論對傳播所學生或對交大的理工科系學生而言，都有正面的影響，崔教授對於這樣的交流持以肯定態度。

成立才七年的傳播所引進不同學域的學生，讓交大校園多幾分活潑，是傳播所現階段對交大帶來的最大貢獻。崔教授表示，若要讓傳播所對交大有更多的貢獻，首要之務應是成立大學部的傳播科系。以交大在電機資訊方面的優渥資源，成立傳播科系勢必可以走出一條不同於傳統新聞傳播科系的路。未來若成立傳播系，將側重於新媒體傳播，特別是網路傳播方面，而組織傳播與公共關係也可以是日後交大傳播系的發展重點之一。

崔教授她以「人文交大人」和「交大人的另一半」的雙重身份，提出她在交大十八年來的人文觀察，在細說「很理工」背後意涵的同時，也洞悉許多交大人平常不會注意到的盲點。從人文思考面來看交大，你會發現，交大的天空不一樣了。

